

“新自由体诗”宣言



刘以林 / 著

月亮红得像反映地球心脏中的火灾
山岭紧张屏住声息，树黑成一团
东北方向，那种巨大
寻找太阳炉火的铜
今夜月亮有新命令，它凝滞不动
圆向巨圆
人对着月，像一粒小小的钉子仰望天空
月亮呼吸出来，我们
都得死，或者新生走向夜间的红
我们奉命，看红月亮

风的诞生

“新自由体诗”宣言

刘以林 / 著

风的诞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的诞生/刘以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11

ISBN 7 - 5063 - 2227 - 7

I. 风… II. 刘…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758 号

风的诞生

作者: 刘以林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3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227 - 7/I · 2211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自由体”诗宣言(代序)

——论新诗入境后汉语诗前进的惟一通道

- 新诗的禅机
- “旧自由体”诗
- “新自由体”诗
- “新自由体”的社会必然性
- 两种诗体的具体差异
- “新自由体”优于“旧自由体”
- “旧自由体”无力远行
- 新潮诗的严重误区
- 呼唤普及性的言说力量
- 两种诗句的对比
 - A. 自然界事物 10 种
 - B. 形而上事物 10 种
 - C. 世俗具体事物 10 种

1. 新诗的禅机

历史的指尖不可阻挡地一点，新诗的禅机就千钧一发，它灼灼裸露，如同东风给蓝天一击意欲赐给大地最普遍的浓绿一样，彼岸之光下的诱惑启动了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注意到，新诗正以它绝处逢生的姿态高举起双掌，轻轻地、一点一点地、由浅入深地、大面积地触及了汉语语词中正在苏醒的部分，这种蕴含丰沛生机的普遍事实正在无可回避地发生着，它裹挟着灵光四溅的启示力量到达了新观念膨胀的河堤，搭上了千钧一发的按钮，只欠轻轻一推，汉语中新世纪的闪电就会迸现出来，一些新光必然瞬间而至，诗这个文学中的大物件也必然耸动鬃毛高鼓羽翼，在新一轮理念与情感组织的层面上引来负载生活之船的主动河流。这一切不是新诗心灵在极端围困中显示的畸型力量，而是在19世纪以来中外新诗覆盖到汉语上以后所显示出来的清晰的逻辑，要述清这一逻辑，在世纪末的最后日子里，我们已拥有了一切游刃有余的契机，因此在这里，就汉语新诗而言，包括用汉语翻译过来的新诗，我们自由地讲一讲诗的“旧自由体”与“新自由体”。

003

2. “旧自由体”诗

“旧自由体”是相对于格律诗和“新自由体”诗而言的，它是自由体诗，是新诗入境以后在汉语语境中生存的

最普遍的诗歌样式，它以现代汉语为发轫点，触及当下生活，现实色彩浓郁，不受格律约束，长时可长，短时可短，洒脱自由，诗意有白话意味，易于理解。就历史的阅读惯力而言，它比较接近人们的阅读情感，而且确实带来了当下生活的钟声，因此对于格律诗而言它犹如一道绝对的命令，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切入人们的阅读世界，并且在本世纪占据了现代汉语的主要发表园地，即使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的诗作仍主要是这一类诗作；就文学的意义而言，此类诗作以其自由体的力量完全达到了诗歌革新的境界，并使自由体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使诗的理念真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组织的层面，以至人们说“诗”或“写诗”，其诗指的就是自由体而与格律诗无涉。因此，此类诗在文学前进的某一时段，其杰出品质是肯定的，其对文学发展的贡献亦是客观的和重大的。但，此类诗歌的局限也是巨大的，这种自由体诗我们称它为“旧自由体”。它“旧”在哪里呢？它的“旧”的第一点，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是它的发轫点主要的是解决“像”（即把这个事物说得像这个事物）的问题，它表述、描述、触及或举起事物，传达心灵对外在世界的感受，自形而上到形而下，主要解决的是“像”，它不解决“不像”（即表面看来与描述的事物毫无关系实则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的问题，而现实生活已突出而普遍地显示了“不像”，它不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它的诗歌之鸟成了单翼的诗歌之鸟，它的飞是借助于惯力的飞，它要栽下去的；第二，它描述事物的角度是自上而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这个角度取向与格律诗、词和曲完全一致，它无法从事物内部生发，无法解决事物本质中显示出来的

“不像”部分，它所显示出来的东西有一种单纯化或简单化的倾向；第三，在物化形式方面它表现为诗句的缺少，众多的“旧自由体”诗实际上是一些具有诗意的散文，如果将卡夫卡、海德格尔、萨特等一些作家学者的文章分行完全可以混淆其中，一些 17 世纪以来的外国重要诗人和本世纪以来的中国重要诗人在其全部诗作中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诗句，若是寻找杰出的优异的几乎无可企及的散文句子倒是很多；第四，就时间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旧自由体”在国外主要兴盛在 18 世纪、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如普希金、裴多菲、拜伦、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等等；在中国本世纪以来直到现在，如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艾青、舒婷等等。因为新诗在中国入境较晚，并因其外来的惯性和中国本土的适应性过程，“旧自由体”在今天中国的公开报刊和出版界仍占主导地位，并且仍然要持续 10 年到 20 年左右。

3. “新自由体”诗

“新自由体”是相对于“旧自由体”而言的，是自由体诗萌发、发展和逐渐走向新境界的产物，就其外在形式和面对的内容而言，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体诗没有区别，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旧自由体”也没有区别，它自由分行，怀古咏今均无限制，但它更逼近现实生活，更具有表现生活本质的先锋意味，是更新、更“今天”、更深入、更自觉地新的审美层面寻找新气息，表现了真正的现代诗的气质，真正具有负载和折射现实生活的能力；严格地讲，它的极强的建设性意味已经接近对传统的审美习

惯的继承，是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现实的诗”了。它的特点表现在：第一，它解决“像”的问题，这是它明确的核，凡是“旧自由体”涉及的、需要表述和描绘的事物客观特征，它无一例外地要明确显示，让具象的事物自己突兀出来，让其有可感性、可视性和可触摸性，使读者阅读时不“走偏”和不产生歧义，充分地显示了对现实的粘附性和对应性，它是一种必然的东西，是“此在”，是大受客观约束而非随意臆想的；换言之，所谓“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地方它也要达到，这是最基本的，是一种“根”。第二，它解决“不像”的问题，一个事物“像”这个事物显示它是这个事物，而“不像”这个概念上的事物又显示了它的个别性和丰富性，是一种更具体更能从另一方面显示事物本质的东西，是诗达到事物本质不可或缺的一翼。“新自由体”要求一切是“是”，然后紧接着是“不是”，它必须是“是”，但它也必须是“不是”。比如一只红鸟，“旧自由体”说这是一只红鸟，然后描述红鸟，完成了；而“新自由体”说这是一只红鸟，描述红鸟，但没有完成，它紧接着描述这不是红鸟，它用“不是红鸟”和“是红鸟”综合成一只红鸟，它这只红鸟就比“旧自由体”的红鸟要红，要真实；就如同大家熟悉的布罗斯基的《黑马》一样，黑马很黑，黑得不黑了，黑得不是黑马了，不黑和不是黑马与黑和是黑马综合成一只黑马，这马就黑得惊心动魄，这样马的黑的浓度是“旧自由体”诗所不能达到的。第三，它表述事物或传达心灵对外在世界的感受是自内而外的，如果有由表及里的表述也为正常，但由表及里的表述一定极为短暂，它会迅速地深入事物的内部，这是一种必然，它锐利地深入事

物的角度使它不可能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很难像“旧自由体”那样在事物的平面上缓缓地由此及彼，这种“自内而外”的特点明确地区别于传统诗和“旧自由体”诗，它的紧张性、逼近性和与快节奏现实的对应性由此而产生。第四，它有“句”——就汉语语境而言——传统汉语的好诗往往有好句，现代诗要想真正与传统诗对应，要真正“后浪推前浪”，如果没有句是站立不起来的；“新自由体”触及了汉语语词中正在苏醒的部分，好的诗已普遍开始有“句”，它们的组成是任何优秀的散文分行排列也无法达到的。第五，就时间而言，“新自由体”在国外主要是在19世纪萌生，20世纪已变得较为普遍了，如斯蒂文斯、狄兰·托马斯、艾吕雅、博尔赫斯、特德·休斯、希内等等；在中国主要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如穆旦、北岛、海子、简宁、马松、雷格、刑天、黑大春、欧阳江河、西川、刘以林等等。“新自由体”在当下中国具有广泛的青春性和民间性，只有少数因种种原因“冒尖”而显出魅力，大面积的情况只有存在于“民间”，但它是中国新诗前进的核心力量，它全面代替“旧自由体”的情况不会太远。

4. “新自由体”的社会必然性

意欲创新的极端心灵力量对语词虐待的结果很可能产生新的概念，但“新自由体”不是这种虐待的结果，而是世界新诗作品中的普遍现实，之所以用一个“新自由体”的词来说它就如同划一根火柴点一支硕大蜡烛的芯一样，期望的那种亮起来是它本应该亮起来的，现实本身的存在

决定了它的存在，“新自由体”不过是现实生活必然的多彩羽毛而已，它的方向性和规则性的核心规范力量就是生活本身的“像”与“不像”，在迅即运动、飘浮、扭结与奔腾的现代社会，任何人文力量所覆盖的事物无一不显示着“像”与“不像”的本质特征。比如汽车，它首先是“是车”，紧接着是“不是车”，亦即它首先是“像”而紧接着是“不像”。它“是车”或“像”，要求它必须可以载人，在路上奔跑，有速度和安全性，它的刹车、照明、电器、安全性能、耐久性等一切汽车该有的品质必须具备，有了这些硬件和品质，它就“是车”了，就“像”了；但“不是车”或“不像”要求它卓然与其它车不同，而且要与它自己前一代产品不同，它的新颖独特的款式，它的新颖独特款式的不停创新必须一刻不停地显示着“不是”或“不像”，否则就会失去魅力，就会陈旧或被淘汰。因此，一种车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它的“像”与“不像”，两者缺一，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比如房子（楼宇是重叠的房子），它首先是“是房子”，紧接着是“不是房子”，亦即它首先是“像”而紧接着是“不像”。它“是房子”或“像”，要求它可以住人，保暖，御风雨，采光，牢固安全，可食其中，可睡其中，可享受宁静于其中，高楼大厦也罢，小屋也罢，别墅豪宅也罢，它必须具有上述有关房子在实用性上的基本品质，有了这些品质，它就“是房子”了，就“像”了；但“不是房子”或“不像”要求它一定要与其他的房子不同，它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它的选址、它的用料以及无限个性的内部装修都要与众不同，都要想尽办法“不是”或“不像”，否则在建筑艺术中这座建筑就不是艺术，甚至无人购买而成为非有用

品。因此，一所房子在建筑艺术中是否成立一定取决于它的“像”与“不像”，两种品质缺一，它将失去获得定评的理由。再比如人，比如人做官员，官员的概念是国家机器上握有权力的人，在传统文化中有权力就是一种“贵”，“贵”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价值认同；而现代社会却对官员的评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人性光辉的覆盖、传媒的发达和个体生命本身的自觉认识，人们越来越感到谁和谁都差不多了，官员离“贵”越来越远，它显示出来的是一种职能性。假如一个杰出的商人、科学家、诗人什么的，你若要他去当官员，那他一定会考虑一下是否愿意的问题，因此人们如今对官员的认同实际上认同的是“魅力型官员”，也就是说他一则“是官”或“像”，能有参预国家机器运作的职能，他组织生产，维护社会安定，处理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社会事物，这一切他能胜任，能干得好，不至于失职或渎职，能这样他就“是官”或“像”了；但紧接着他必须“不是官”或“不像”，他要人性、普通、突出、有逼近现实的创造能力，有为人称道的性格、行为或谈吐，作为单个的人他是鲜活的、优秀的和有魅力的，如此才能使现代人普遍接受他。因此，一个现代意义上合格的官员取决于它的“像”与“不像”，两者缺一，都不能达到魅力型官员的品质。再如文化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是有书本知识的“满腹经纶”之士，他满腹诗书了，他就“像”了，就是文化人了。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是“行动的文化人”，这意味着他首先是“像”，他要满腹经纶，读许多书，有真学问，他的满腹经纶靠艰苦的勤奋而来；但紧接着一定是要“不像”，他不要寒酸，不要迂腐，不要心灵脆弱没有任何处理现实事

物的能力，不要狭隘偏执，不要自恃胸中那点书本知识就自封为一尘不染之士，不要老把自己的“不能”说成“不愿”，不要把日夜浮动的乾坤视为浊流翻滚的俗欲之海，而要行动，把自己的满腹经纶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人格力量辐射出来，倘能如此，一个现代意义的文化人就出来了，这个由“像”和“不像”组成的现代文化人也是二者缺一不可的。此外像生命、爱情、婚姻、友谊、经营、修公路等等，一切无不显示着“像”与“不像”的双重组合，这一切要求着所有文学艺术作品要与之相对应，当然也不例外地要求着诗，这就是“新自由体”为什么必然行世的本质原因。

5. 两种诗体的具体差异

时间的滚动是我们每个人的爆竹，它闪耀一下，照亮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很兴奋，但在它的一响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人生的此刻，在时间长链中写诗人生命有限的瞬间，每个人生命中倾泻出来的诗都是无可指责的，因而写何种诗歌样式也同样无可指责，我们这里强调出来的不同，我们用“旧自由体”和“新自由体”的概念和规范，完全是出于诗史前进的功利目的，任何事物前进所依托的动力源都很难摆脱功利的性质，“新自由体”说和“旧自由体”说也不例外。鉴此，为了进一步对“新自由体”的识别和肯定，也为了进一步说明它与“旧自由体”的具体不同，我们在这里要列出实例进行比较。试看一首《奋斗者》，此诗是诗集《风的诞生》中的一首，该诗集由200余首诗组成，作为两种诗体分界处的诗集，也是作

为实验，在这些诗的诗后我都随笔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如果分行排列就与“旧自由体”有很大的关系。《奋斗者》原诗为：

没有冤仇，但拿起武器打到我该去的地方
心灵红色的力耸起鬃毛，对苍天嘶鸣
巨大的石头凶猛地起飞，拥着我前进

任何阻拦的乌鸦只允许砖头般爬行
在世界滴下火焰烧红的枪上
点一束鹰毛照耀宇宙
方向上期望的苹果如豪华的星辰

此诗结尾处的几句话原文是：“大树下体便是根部，那里有耳，可以听见一切踩地向前的脚步声。蚊子飞过，太阳留下它针一样细细的影子，奋斗者在一个蚊子中也能踏地前进。”现在把这几句话分行，命名为《奋斗者》，称为诗，诗曰：

大树下体便是根部
那里有耳，可以听见
一切踩地向前的脚步声

蚊子飞过，太阳留下
它针一样细细的影子

奋斗者

在一个蚊子中
也能踏地前进

这后者的《奋斗者》我曾抄录给几位资深的诗人和诗评家，大家都认可它是诗，它有诗意和韵律，触及了诗的品质，甚至可以说十分平庸，因为它强调奋斗者的不可阻挡，说“在一个蚊子中也能踏地前进”。但它是一首“旧自由体”诗，因为：第一，它只解决“像奋斗者”的问题而没触及“不像”的问题，它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奋斗者向前的简洁形象而没有更多；第二，它表述时是平面推进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几乎没有起伏，不是从事物内部厮杀出来的；第三，它没有句，它的8行文字就像8行平行的带子放在那里，带子本身一点不动，而“新自由体”诗每个句子即每行的那条“带子”是起伏运动的，犹如汉字书法的捺，一捺下去看似一笔，实际上它三顿挫而有余，笔底下是“有东西”的，而这里的起句是一般叙述性的，这种一般叙述性的开头几乎存在于一切“旧自由体”的开头，“旧自由体”因为由此及彼而不从事物内部出发，所以几乎所有诗的开头都是平庸的开头而没有爆发性的句子，它们偶有本身运动的句子出现，那一定是多行过去以后才会出现，而以“新自由体”观点看，那出现过的多行实在平庸得可删去，那种沉闷的、软而无力的散文化的东西不应分行排在那里称为诗。而这里前者的《奋斗者》是“新自由体”诗：第一，它解决“像”的问题，将奋斗者向前拼杀、面临恶境和满面大汗的情形显现得很足；第二，它解决“不像”的问题，让心灵的力量耸起鬃毛，并对苍天嘶鸣、并让巨石起飞、并起飞得凶

猛、并拥着奋斗者前进，这种表达就是“旧自由体”无法企及的；第三，它从事物内部的拼杀开始，一露面就是爆发似的，从第一句开始就不用一般性的散文化的叙述句子，它的突然到来性是它一下把事物撕裂到核心的必然结果；第四，它有句，它不但全诗有明确的方向性、围绕一个中心的核而运动，更重要的是它每一个分行的句子本身自己内部有起伏和运动，已卓然离开了散文化的、按简单叙述逻辑出现的语言，比如：“巨大的石头凶猛地起飞，拥着我前进”，“点一束鹰毛照耀宇宙”，“方向上期望的苹果如豪华的星辰”，随便挑出一个单句来，它就能站住。

6. “新自由体” 优于 “旧自由体”

个人的气息坐拥着叙述的便利，如果对这一点确有疑虑，我们可以挑两位不同地域、不同语体、不同国别的诗人诗作来作对比，而且为了对其色彩和品质一比即见，我们可以选择对同一事物的表述，甚至我们把诗的篇幅的长短也可以选择得一样。比如说表现树，这里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文字是：“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第二段文字是：“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匆匆走过我们身旁，在这片倾洒着的灰色中，这棵树有急事，它从雨中汲取生命，犹如果园里黑色的山雀。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它挺拔的躯体在明朗的夜晚闪现，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间——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抛开任何其他因素，单

就这两段文字来看，前者是诗意浓郁的散文随笔，而后者是不分行的诗。这种情况移到“旧自由体”诗和“新自由体”诗就有极大的普遍性，“旧自由体”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分行散文，作为诗它尚不具有独立行走的品质；而“新自由体”诗正具备了散文作品所不能达到的节奏、韵律和集中，它已经具备了可以独立行走的诗的品质了。实际上，这里的两段文字，前者是中国诗人艾青的诗《树》，后者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树和天空》，两首诗都是8行两节。艾青的《树》的原作是：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014

这是一首“旧自由体”诗，首先它表现的事物平面而且单一，它解决的“像”就是讲清一个道理：一棵棵树虽然是独立的，但它们在地下的根部连在一起。除此之外，它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它的作用在于就是讲清这么个事，或者用这么个事实隐喻其他的东西，但那种隐喻已是大可怀疑的第二性的了；其次，它进入事物的速度是缓慢的、疲软的

无力的，慢慢地由此及彼，显示了与叙事散文相同的浓度稀薄的开头，根本不能一步指到这些像钢铁灵魂一样坚挺在大地上的树；第三，它完全没有诗句，它没有哪一句话是诗，它的8行文，行行一目见底，内部毫无东西，它的语言本身的惟一作用是承载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而本身既无生命也无光亮，它是死的、枯的、不动的8条平行的带子，我们从中随便抽出3个句子：“一棵树，一棵树”、“它们的根伸长着”、“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这3个句子除了是大白话什么也不是。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树和天空》原诗是：

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匆匆走过
我们身旁，在这片倾洒着的灰色中
这棵树有急事。它从雨中汲取生命
犹如果园里黑色的山雀

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
它挺拔的躯体在晴朗的夜晚闪现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间
——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

这是一首“新自由体”诗：第一，它解决“像”的问题说大地上雨中有一棵身躯挺拔的树，大雨来时它晃动不停，大雨过后它站在晴朗的夜晚，这棵树确实让人感到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树；第二，它解决“不像”的问题说这棵树会像人一样、兽一样、蛇一样和鸟一样走动，说它有急事要去干点啥，说它有点像黑色的小山雀，说它能收住脚步像

015